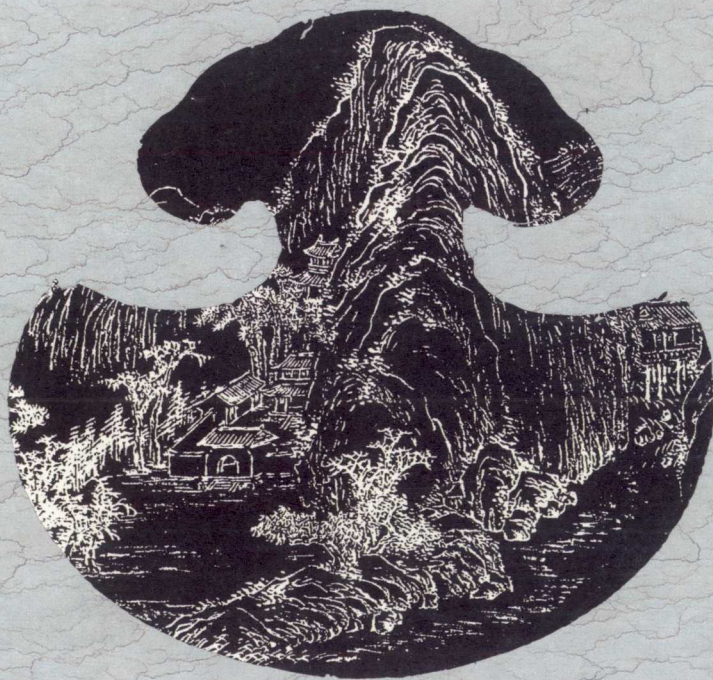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秣陵集

(清) 陈文述 撰

南京出版社



1323556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秣陵集

(清)陈文述 撰

点校

管军波

欧阳摩一

南京出版社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323556

总序

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,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史,1700年的建都史,号称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故都”。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研究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。按照南京市委、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,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,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,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,不仅有利于传承、弘扬南京历史文化,提升南京品位,扩大南京知名度,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。

长期以来,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,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。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,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。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,费时费力,十分不便。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,充分发挥其资治、存史、教化、育人功能,南京出版社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丛书编委会,组织了一批相关专家和人员,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、珍

贵的经典文献，并把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。为此，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、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；在价值定位上，丛书兼顾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。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，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。

总之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；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，保存稀见文献；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，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。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导 读

《秣陵集》又名《金陵历代名胜志》，清朝陈文述撰，六卷附二卷。

陈文述(1771~1843,《艺林年鉴》作1771~1844),原名文杰,字云伯,号退庵、颐道居士,名其所居为“香禅花隐之庐”。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,嘉庆五年(1800)举人。历知江都、昭文、全椒等县。工诗文,亦善画。诗学吴伟业、钱谦益等,博雅绮丽,然亦贪多,仅自行刊印者即有万余首。又仿效袁枚,广收女弟子。曾促成修复金陵张丽华祠墓。著有《碧城仙馆诗钞》、《颐道堂集》、《西泠怀古集》等。道光七年(1827)著《画林新咏》成书。卒年七十三(一作七十四)。

嘉庆二十四年(1819)秋,陈文述因公来金陵,“往返匝月”。其间,他“昼览江山,宵咏花月,剪灯命酒,泼墨题襟,得诗三百余篇,皆登临山水,咏怀古迹,表章忠烈,分别贤奸之作。吞花卧酒亦间及之,并考订地舆,证其谬误”。陈氏承袭康熙中余宾硕《金陵览古》的诗文相辅体例,以所作题咏历代名胜古迹之诗300余首为主体,博稽载籍,附以与该史迹、人物有关的资料及考证文字,按年代先后排列,编成此集。因金陵古称秣陵,故名《秣陵集》。书前附有《金陵历代纪年事

表》、《金陵图考》各1卷。

该书版本有：道光三年（1823）刊本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淮南书局刊本，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道光刊本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南京翰文书店铅印本。

自古以《秣陵集》为书名者，另有三部：明欧大任撰《秣陵集》八卷，清刊本、抄本；清陈鹏年撰《秣陵集》二卷，康熙刊本；清陈鹏年撰《秣陵集》六卷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淮南书局刊本。此《秣陵集》非彼《秣陵集》也。

《秣陵集》目录，原分见于每卷之前。此次出版，将其集中置于书前。

本书《序》四、《自叙》一、《跋》一，各版本次序不一。此次出版，四《序》按时间先后排列，其后为《自叙》和《跋》。

“附录”有二，一为《金陵历代纪年事表》，起于东汉建安二年（197年）孙策受封为吴侯，终于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南明弘光政权结束。二为《金陵图考》（按：此名为点校者所加），始于春秋，迄于清代，大多摘引于明代陈沂所撰《金陵古今图考》一书。只是《金陵古今图考》有图十六幅、文十六篇，而《金陵图考》摘引其图十三幅、文十三篇，另加一幅《国朝省城图》及《国朝省城图考》，介绍清代南京城的承袭及变化，共为图十四幅，文十四篇。《金陵图考》引用《金陵古今图考》之图为：《吴越楚地图》、《秦秣陵县图》、《汉丹阳郡图》、《孙吴都建业图》、《东晋都建康图》、《南朝都建康图》、《隋蒋州图》、《唐升州图》、《南唐江宁府图》、《宋建康图》、《元集庆路图》、《明

都城图》、《历代互见图》，而缺《应天府境方括图》、《境内诸山图》、《境内诸水图》三幅；《金陵图考》摘引其考证文字十三篇，多全文引用，惟《明都城图考》只摘录前半段叙述内城、外城文字，而对介绍皇城、衙门等文字，则未摘录。除《国朝省城图考》外，其余十三篇摘引《金陵古今图考》的文字，皆在每篇文后加或长或短的“按语”，为陈云伯先生对金陵舆地考证、辨误之心得。

正文可分文、诗两部分，对金陵（今南京）的古迹名胜，均以一文一诗或数首诗来表述。本书条目计 295 条，涉及金陵古迹、人物近 300 个，诗 300 余首。

其文又大致分为人物事迹、遗迹考述两部分。这两部分，或人物事迹在前，遗迹考述在后。或反之。并无定规。人物事迹在前、遗迹考述在后者如《萧思话弹琴石》、《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墓》、《半山报宁寺是王安石故宅》、《明道先生祠》等；遗迹考述在前、人物事迹在后者如《招隐馆》、《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旧宅》、《景公祠》等。另有纯遗迹考述者如《瓦官寺寻杜少陵旧游处》、《高适曾镇金陵集中无诗咏之以存其概》、《杨吴三门》等。

书中摘引有关金陵古迹和人物的资料甚多。所引史籍有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南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等正史及清赵翼《陔余丛考》等；所引地志、笔记、诗文有《丹阳记》、《建康实录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舆地志》、景定《建康志》、至正《金陵新志》、明嘉靖《南畿

志》、万历《应天府志》、《晋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金陵杂咏》、《襄阳记》、《过后湖记》、《焦氏笔乘》、《客座赘语》、《白下余谈》、《续齐谐记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吴都赋》、《乐苑》等。

但陈氏不仅采引古籍，且在文末臧否人物，纵论是非，并对该古迹名胜的地址及变迁作记述和考证。如“晋平西将军周孝侯读书处”，在文末对周处及“周处读书处”评论、考述道：“处策马观戎，艰难百战，殉节于行阵之间，其死可谓烈矣！然仕吴职兼文武，列阶卿贰，以孙氏四世之泽，岂无可与共殉国难者！不死于吴而死于晋，是可惜也！作俑入洛者，不能不归咎‘二陆’矣！台在南门外饮虹桥东，抵城接赤石矶。徐温筑城时，犹全。明初开拓城垣，遂劈其半于城外。今城内半阜有小庵，建台以存古迹。”

《礼贤馆吊宋文宪公濂》诗前摘录介绍宋濂生平事迹，其后议论云：“夫濂之品学，高祖知之稔矣；其不为惟庸党，亦可信矣。因后人疑似之罪，辄欲加元辅以大戮，虽以中官茹斋，储貳堕水，犹令窜谪以死，不少宽假，考之列朝开国诸臣之不幸，未有如明者，太祖真少恩哉！”

本集之诗，分五绝、五言、七绝、七言、古风等，以七律为多。除陈氏自作诗外，还附有其他诗人对同一古迹的咏怀之诗。如“青溪小姑祠”、“西浦是杜兰香遇张硕处”等遗迹，即附有“钱塘女史”汪端和陈华娥的诗作。

陈氏抒思古之幽情，发兴亡之慨叹，指点江山，评论古今，直抒胸臆，词气慷慨，情意深切，多有佳作。如《娄湖苑是

孙吴辅吴将军张昭旧居》：“东吴张子布，忠蹇有高名。交谊同公瑾，盟心比孔明。著书人未老，罢酒气难平。欲访娄湖苑，苍茫白下城。”《三山是晋龙骧将军王濬平吴驻师处》：“万里楼船下益州，龙骧威望冠中流。乘风帆影横天堑，破竹军声指石头。战伐已收三国势，江山渐起六朝愁。当年浑濬争功处，剩有遥青几点浮。”《水西门访赏心亭并吊张丽华墓》：“中桥遗址水泠泠，惆怅青溪一曲青。结绮阁中吟窈窕，红梁梦里见娉婷。景阳草长迷智井，玉树花残吊后庭。欲访丽华埋骨处，更无人识赏心亭。”

《秣陵集》引用史料校勘未精，讹误较多（笔者另有专文考析），如：

《汉丹阳郡图考》：“元符二年”、“《吴苑记》”二处，据景定《建康志》等史志，应为“元封二年”、“《官苑记》”。

《东晋都建康图考》：“官城正南曰大司马门，北昌平门……”，据相关史志记载，“昌平门”应为“平昌门”。

卷一《晋平原内史陆机宅》：“豫诛贾谧功，赐爵关内侯。”“贾谧”应为“贾谧”。（《晋书》卷五十四）

《晋平西将军周孝侯读书台》：“仕吴，为东观右丞……吴平，入洛，迁新兴太守……转汉广太守，以母老罢归。”此三官职分别应为“东观左丞”、“新平太守”、“广汉太守”。（《晋书》卷五十八）

卷二《白石垒是晋征西将军陶侃讨苏峻监军李根所筑》：“将还江陵，为王敦所留，将杀之，俄而意解，左转广州……平

南将军温峤要侃向赴朝廷，推为盟主……加都督吏、广、宁七州军事……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清，辄领江州。”“广州”、“向赴朝廷”、“都督吏”、“刘清”分别应为“广州刺史”、“同赴朝廷”、“都督交”、“刘胤”。（《晋书》卷六十六）

《晋丞相王文献公导墓》：“导字茂宏，光禄大夫凭之孙。”“咸和五年薨，年六十四。”“凭”、“咸和”分别应为“览”、“咸康”。（《晋书》卷六十五）

《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故居》：“城破陷贼，循表朝廷，以隐之党桓温，宜加裁戮，诏不许。”“桓温”应为“桓玄”。（《晋书》卷九十）

《晋元帝庙》：“六月，司空、并州刺史刘琨、幽州刺史段匹碑等百八十人上书劝进……四年，改元永兴……本纪以《元石图》‘牛继马后’，谓恭王妃夏后氏通小吏而生元帝。”“段匹碑”、“改元永兴”、“夏后氏”分别应为“段匹碑”、“改元永昌”、“夏侯氏”。（《晋书》帝纪第六）

卷三《萧思话弹琴石》：“平司马朗之乱，为南秦二州刺史，走杨难当。平汉中，置戍葭萌，荐官至中书令……”其中二句应为“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”、“置戍葭萌水”。（《南史》卷十八）

《摄山栖霞寺是齐处士明僧绍故居》：“魏寇淮南，乃渡江。”此处“淮南”应为“淮北”。（《南史》卷五十）

《周氏草堂访周彦伦隐处》：“问：‘精信佛法何如何允？’”“何允”应为“何胤”。（《南齐书》卷四十一）

《梦笔驿》：“建元置史官，与檀起共掌其任。”“檀起”应为“檀超”。（《南史》卷五十九）

卷四《徐勉宅》：“普通末，武帝赐后官《吴声》、《西女》各一部。”“《西女》”应为“《西曲》”。（《南史》卷六十）

《沈约郊园》：“卒，谥曰隐。初，谥曰文武……”“谥曰文武”应为“谥曰文”。（《南史》卷五十七）

《青塘吊梁散骑常侍赠护军将军韦忠贞公粲》：“粲以右卫率、领直，出为衡州刺史，召为散骑常侍。”“右卫率”应为“左卫率”。（《南史》卷五十八）

《烈山吊梁湘州刺史王琳战场》：“故吏朱场致书徐陵，求其首，瘞八公山侧。茅智胜等密送丧柩达于建邺。”“朱场”、“达于建邺”应为“朱瑒”、“达于邺”。（《南史》卷六十四）

卷五《访南唐昭惠后周娥皇懿陵》：“后主自制诔刻之石，与后所爱烧槽金屑琵琶同葬。”“烧槽”应为“檀槽”。（《十国春秋·南唐后主昭惠周后传》）

《三宿岩访南宋右仆射虞允文题名》：“允文求去益力，授四川按察使，卒于任。”“四川按察使”应为“四川宣抚使”。（《宋史》卷三百八十三）

卷六《天界寺吊王忠文公祬并题遗集后》：“正统中，改谥忠文。人化中，建祠祀之。”“人化”应为“成化”。（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九）

《岐阳武靖王李文忠》：“洪武二年，代常遇春为副将出塞者七，获元顺帝孙及后妃、官主、诸王、将相数万人，及宋元玉

玺、玉册、镇圭……”“数万人”应为“数百人”。（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六）

其诗校核较好，但也有缺失之处。如《石头城吊宋司徒袁粲》诗末：“……宋室忠臣有君在，史家立传昭定评。至今吊古说遗事，宁为粲死毋渊生。君不见石头城……”“石头城”三字后疑缺。

以上诸讹误，此次点校一并校正过来。本书成书虽为急就，所引史料校勘未精，但内容丰富，诗文并茂，举凡自东吴至清初的金陵古迹、人物，均有介绍、考证、吟咏，对研究南京地方史志，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文物遗迹保护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参阅了俞剑华《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》、杨永泉《南京文献综合目录》、方长啸文及本书《序》、《跋》等资料，谨此致谢。

欧阳摩一 管军波

2008年12月28日

序 一

钱唐陈云伯先生，在京师刻其才藻之作，为《碧城仙馆诗钞》；及官江左，刻其纪事怀人考古明道之作，为《颐道堂文钞》及《诗选》。先生既慨名场，宦海之巉岩嶮巇，躁进适以致败也，改字曰“退庵”。而读其书者，咸称“颐道先生”，盖敛才华于朴实矣。先生之改官江左也，江以南言文章者，莫不宗之。金陵为制府驻节地，所遭大吏，或不及知，或不惬意于先生，或不为先生所心折，故试吏十四年，而牛首、棲霞，屐齿未至。今年秋，以公事至白下，既登览其山川，又凭吊古人之遗迹，往返匝月，为诗数百篇，多卓然可传之作。忠邪之辨，兴衰之故，尤三致意。于张悌、郭璞、卞壺、桓彝、袁粲、韦粲、王琳、孙晟、刘仁贍、皇甫暉、杨邦乂、福寿、花云、方孝孺、景清、黄观、卓敬，则表章其忠烈；于王浚、王导、陶侃、羊侃、王僧辩、曹彬诸人，则美其功，而未尝不论其失；官闈则潘玉儿、张丽华、孔贵嫔、南唐净德院官人、黄观妻、方孝孺女，许其贞烈；山林则葛洪、刘璚、雷次宗、陶宏景^①、明僧绍，称其高尚；达摩、云光、宝志之所栖托，王昌龄、冷朝阳之居处，李白、杜

① 陶宏景：即陶弘景。

甫、高适、苏轼之所游览，咸寻绎而歌咏之。有经义焉，有史裁焉，洋洋乎，诚诗家之大观也！夫山川之美，因人而彰；先哲之前言往行，有待后人之扬诩也。金陵历六朝，至今二千余年，中间不乏作者，而才不称题，事不证古，传者鲜焉。兹集于先生，辟邓林之旁枝，荣河之别派也，而丹青人物、藻绘山水也。如此，且冠以图，加以考，综以表，汇以纪事，俾鼓白门之棹者，一开卷而得之，则岂非金陵为东南之巨观，而兹文又为金陵之巨制也乎！均从先生游也久，知之也深，既为校录，并综其大略叙之，俾读是集者，得所指归焉。

嘉庆己卯十一月嘉善李裕均拜序于吴门桂叶书堂。

序 二

余家居茂苑，壤接秣陵。双桨寻秋，一筇选夕。徘徊邀笛之步，流连听箏之堂。访旧院之莺花，吊故宫之燕麦。云山满目，霜露惊心，亦复古愁郁生，吟趣闲触，而尘事牵溷，意绪乖方。愧乏倚马之才，殊少探骊之作。颐道先生，南屏梦禅，西溪渔隐，湖渌涤笔，山翠拥襟。旅食春华，京邑最久；壮游秋气，边徼为多。凤阙龙楼之地，紫濛白雪之区。拟骆宾王帝京之篇，追李君虞关塞之作。羁宦江表，侨寓苏台，录风土于吴趋，考山川于越绝。歌楼持钵，禅榻吹箫。咏山塘七里之花，听水阁昨宵之雨。可谓风云气盛，兼多花月闲愁，儿女情深，不改英雄本色者已。偶因羁宦，来游旧都。揽蒋阜之烟霞，醉秦淮之花月。龙蟠虎踞，尚论三国之人才；燕语莺啼，旁及六朝之佳丽。综二千年之轶事，继三百篇之正声。厥制可谓茂矣，览者能无感乎！夫以天堑所限，王气屡钟，吴王铸剑之池，楚国埋金之路，青龙之舰教战，赤乌之碑纪功。征帆东指，壁袂军门，迎担南来，樽开幕府。台城宫殿，齐梁之废基；钟山云树，陈隋之旧垒。元武湖空，旌旗日落，景阳钟动，楼阁灰飞。嘶石马于松楸，卧铜驼于荆棘，已足唏嘘浩劫、象息雄图矣！加以半壁江山，中原人物，怆怀天阙，雪涕

新亭。谢安石别墅围棋，淮淝告捷；祖士稚中流击楫，关洛归心。温峤成陶侃之功，郭璞死王敦之难。孤城寂寞，畴问桓彝；遗冢萧条，客悲卞壺。夜筑白石之垒，晓立青塘之营。袁粲，宋室忠臣；孙晟，唐家宰相。以及彦卿搏床，陈乔撤榻，莫不手扶日月，气壮山河。悼神州之陆沈，识忠臣于板荡。至若六官赠绶，九子飘铃；彼歌玉树之声，此艳金莲之步。保仪掌书，官人入道，娥皇制曲，小妹提鞋，亦各绝丽殊，尤专房倾国。而烽火晨惊，钗钿夕委。水咽青溪之栅，花谢红罗之亭。寿阳妆冷，通替棺埋。谁歌桃叶之迎来，空羡兰香之仙去。则又辱井洗红，鉴春波而起怨；舞衣惨碧，聆秋唱而凄魂者焉。亦有内史麾扇，散骑弹琴。恺之作画，尚有层楼；文通梦花，仅余荒驿。茅亭药院，王昌龄之故居；乌榜白门，冷朝阳之旧宅。李供奉脱裘换酒，百年三万六千场；杜司勋蜡屐寻诗，南朝四百八十寺。又或稚川神仙，著书抱朴；华阳宰相，卧阁听松。郭文举倚树之台，阮孝绪求参之谷。篱门旧居，辄思何点；檀桥老屋，尚识刘璣。萝月仄暝松，飘荡秋风；流式存霞，想斯结斯。又白云在霄，肖其高致；明星堕地，振其朗吟矣。若其慧契禅宗，默参净业，折芦憩达摩之洞，雨花礼云光之台。龙女献泉，金轮造像。设重云之会，舍同泰之身。谈经灵谷，昙隐卓锡而来；说法华林，宝志留讖而去。风旛不动，烟磬长圆。是又瓦棺出地，曾听经声；宝塔凌霄，难消兵劫者乎。今夫山水方滋，所期得助，简册既邈，有待闡幽。其或学逊左思，作吴都之赋，才输谢朓，咏东山之诗作矣。弗

美，美矣；弗备，未免。慨胜迹之长湮，黯旧京之无色。先生胸罗丘锦，手染班香，模范山水，裁为篇章，啸傲林泉，加之图绘，兴怀觞咏。仿永和会稽之游，旷论古今；括景定建康之志，洵史家之外乘，抑诗国之辨才矣！更有请者，先生雅志鸿骞，清标蝉蜕。石门慕高凤之居，草堂续卢鸿之志。异日者，卜宅陶谷，营园谢墩，花放梅湖，树栽松岷。筑张昭之湖苑，赋沈约之郊居。萧寺题碑，摄山采药；落星高岩，蓬池招饮；江潭旧苑，昌谷赋诗。赏心亭上，愿陪东坡之俊游；建康军中，请侍南轩之讲席。谨叙。

道光二年九月长洲后学王嘉禄序于广陵琼花观之无双亭。